

紅塵客夢—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 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林增文*

【提要】

Lakoff - Johnson 的譬喻理論告訴我們譬喻是人類的思考方式，而譬喻存在的目的就是以一個概念範疇去說明另一個概念範疇。只是，語言表述是複雜的，一句話或一個句子中往往含有不只一個概念譬喻。這些不同的概念譬喻卻可能為相同的目的服務。相同的，Lakoff- Turner 提出的「總體性隱喻閱讀」之原則，相信文學作品中出現的不只一個的概念譬喻，也多朝向同一個目標，也就是為了說明或解釋相同的目標域。「總體性隱喻閱讀」原則除可應用於單一文本的分析外，也可以作為研究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多位作家作品的基礎。本文即嘗試以此「總體性隱喻閱讀」原則來綜觀蘇軾歷經烏台詩案被貶黃州後與「夢」有關的詞作，藉由個別詞作中主要概念譬喻的索隱，尋繹詞中是否具有共有的、最主要的概念譬喻，除希望貼近作者在該時期的創作思惟外，並能探討不同作品間相同以及不同隱喻的整合。

關鍵詞：總體性隱喻閱讀 概念譬喻 蘇軾 黃州夢

* 修平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一、前言

George Lakoff (喬治·雷可夫) 以及 Mark Johnson (馬克·詹森) 在1980年出版了認知語言學的經典巨著*Metaphors We Live By*《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創建了「概念譬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簡稱CMT)。透過他們的理論以及論述使我們了解，原來譬喻並不只是在文學修辭上才能用得到的特殊工具，而是我們了解環境、探索世界以及與他人溝通的重要生存方式。只是，譬喻既然早就存在於我們的概念系統，而且是人類日常習慣的思惟方式，那麼文學呢？文學上使用的譬喻，尤其那些被認為是文學家獨創的、偉大作品中的譬喻，究竟與我們生活中不斷使用的常規譬喻有何區別？或者這樣說，文學家們如何能化腐朽為神奇，將陳舊的、習見的常規譬喻轉化成有創意、新奇的詩隱喻？

Lakoff 與Mark Turner (馬克·透納) 為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隨後於1989年出版了*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超越冷靜理性：詩歌隱喻實用指南》，將「概念譬喻理論」運用在文學的詩歌分析上。書中除逐步詳論如何藉由慣用隱喻構建詩隱喻外，並提出「總體性隱喻閱讀」(a global metaphorical reading) (L&T 1989: 146) 的原則。所謂「總體性隱喻閱讀」就是將全詩視為一個來源域，其所映射的目標域具有較大範圍的關照。

雖然Lakoff-Turner 是以「總體性隱喻閱讀」原則來探討單一首詩中不同隱喻的整合，但其價值遠不只如此而已。因為此原則除可應用於單一文本的分析外，也可以作為研究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或多位作家作品的基礎。本文即嘗試以此「總體性隱喻閱讀」原則來綜觀蘇軾歷經烏台詩案被貶黃州後與「夢」有關的詞作，藉由個別詞作中主要概念譬喻的索隱，尋繹詞中是否具有共有的、最主要的概念譬喻，除希望貼近作者在該時期的創作思惟外，並能探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Metaphor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本文依據周師世箴譯註，《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台北：聯經出版社，2006年)。

George Lakoff & Mark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本文依據周師世箴譯〔未刊稿〕。

請參見原文 (But they are all attributing to) the poem a global metaphorical structure, that is, they are assuming that the poem presents a source domain which we are to map onto some target domain of larger concerns (L&T 1989:146)

· 紅塵客夢—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199 ·

討不同作品間相同以及不同隱喻的整合。

二、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對於文學作品的研究與分析，最理想的狀況自然是能夠探得作者創作的原意。而「詮釋學本是要對作品原意加以深入探尋的一門學問，但結果卻發現

詮釋者之所得往往都只是沾有自己之時空色彩的『衍義』，而並非原意。」這種情形，當然頗令人無奈。「但在1950年代末期，德國的一位女教授凱特·漢柏格（Kate Hamburger）在其《文學的邏輯》（*The Logic of Literature*）一書中，卻曾經更提出了一種看法，認為一些抒情詩裏所寫的內容即使並非詩人真實生活中的體驗，但其所表現的情感之真實性與感情之濃度則仍是詩人真實自我之流露。」因此葉嘉瑩教授認為漢柏格女士的這種看法，與中國小詞中所寫的內容，雖不必為詩人顯意識中的「言志」的情感，卻於無意中流露出了詩人潛意識中之心靈及感情所深蘊的本質的這一點上，似乎頗有暗合之處：**而在寫相思離別的小詞中，則作者雖然沒有「言志」的顯意識的用心，卻往往于無意中流露了自己隱意識之活動。…作者除在作品中所寫的外表情事以外，更可能還于不自覺中流露有自己的某種心靈感情的本質。因此一位優秀的說詞人，在賞析評說一首小詞時，就不僅要明白作品中所寫的外表情事方面的主題，更貴在能掌握作品中所流露的作者隱意識中的某種心靈和感情的本質，從而自其中得到一種感發。**

她更認為「由此推論則詮釋者所追尋的，自然也不應該只以作品中外表所寫的情事為滿足，而更該以追尋得作者真正的心靈及感情之本質為主要之目的了。」

相對於言志的詩來說，被文人看作不登大雅之堂、只作為筆墨遊戲的小詞則更容易看出作家的真性情：「昔人有云：『觀人於揖讓，不若觀人於遊戲。』」正因為揖讓之際尚不免有心為之，而『遊戲』之際，才更可以見到一個人真情請參見葉嘉瑩，《詞學新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4。

請參見葉嘉瑩，《詞學新詮》，頁14。

同上注，頁41。

同上注，頁14。

· 東海中文學報 ·

· 200 ·

的流露。」因此，在詞這種文體剛興起未久的北宋，一代名臣大儒不乏以遊戲筆墨寫作小詞者，「其心靈性格最深微的一面，便自然流露於其中」。

「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因為詞既具有這種『要眇宜修』之特點，而作者在寫作時卻又不必具有嚴肅的『言志』之用心，于是遂在此種小詞之寫作中，于無意間反而流露了作者內心所潛蘊的一種幽隱深微的本質。」

而近來的研究者公認蘇軾黃州詞題材廣闊，數量較多，占東坡詞數量的四分之一。蘇軾在黃州期間，為什麼多選詞體來宣洩他的人生苦悶？學者王兆鵬認為「這與當時東坡的創作心態、詞體觀念有關。『烏臺詩案』後，東坡心有餘悸，故不敢輕易寫詩；而詞屬遊戲文字，作『小詞無礙』，故作詞較多。」至於夢，夢是什麼？字典的解釋是：夢「是一種睡眠時因受刺激，而引起

的幻覺、幻像」。更專門的解釋，夢則「是睡眠時局部大腦皮質還沒有完全停止活動而引起的表象活動」或「睡眠時局部大腦皮質進行表象活動所形成的

幻象」。可知夢是人在睡眠過程中的一種正常生理現象。但由於夢具有虛幻、不明而且似真又假的迷人特性。不惟如此，消極來說夢又可看作是人們平常欲望不能滿足時的補償作用；積極來看，夢也可以是人的夢想與理想的外化。因此自古以來一直是文人雅士偏愛的創作素材。

據學者吳帆、李海帆的統計，從文人詞產生的唐、五代開始，就不斷有帶「夢」字的詞作出現。其中溫庭筠71首詞中，「夢」字出現13次；韋莊54首詞中，「夢」字出現18次；馮延巳110首詞中，「夢」字出現32次；李煜45首詞中，「夢」字出現15次。北宋晏幾道更是以寫夢幻著稱的詞人，在他240首《小山詞》中，「夢」字出現六十多次。至南宋陸游、姜夔、吳文英等可說都是夢幻詞的大家，尤其吳文英「更是敞開他夢幻的窗口，在約740首詞中，請參見葉嘉瑩，《唐宋詞名家論集·論歐陽修詞》（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3年），頁91。

同上注，頁92。

請參見葉嘉瑩，《詞學新詮》，頁13。

該項統計請參見饒曉明，〈東坡詞題材內容研究現狀述略〉，收於《中國蘇軾研究第二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7月），頁442。

請參見王兆鵬，〈蘇軾貶居黃州期間詞多詩少探因〉，《湖北大學學報》（1996年），頁45。

請參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對於「夢」的解釋。

請參見國科會數位博物館先導計畫一搜文解字一數位博物館，對於「夢」的解釋。

· 紅塵客夢一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01 ·

使用『夢』字達到175處」，可以說夢幻詞到南宋時已經進入了鼎盛時期。吳帆、李海帆並且認為蘇軾雖不以夢幻詞著稱，但他與辛棄疾在夢幻詞的發展中卻佔有不容忽視的地位，無論在題材的開拓，或是抒情體式的創作上，都頗有建樹。尤其蘇軾對夢幻詞最突出的貢獻在於「他承襲自《莊子》、《楚辭》、李白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開創了夢幻詞浪漫範式。」另外，生活在北宋的蘇軾，正陷於政爭之中，仕途的坎坷與不如意，使他處於極度的壓抑之中。「詞人急需一種精神上的解脫，加之老莊思想對他的影響，尤其他的夢幻詞多為日夢，主觀性也就更強些，詞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編織，因此他的夢幻詞的境界就更為瑰麗幽美」。

總之，我們既以在作品中追尋得作者真正的心靈及感情之本質為主要之目的。而蘇軾在黃州期間，多選詞體來宣洩他的人生苦悶。小詞中既也蘊含作者內心所潛蘊的一種幽隱深微的本質，加上蘇軾夢幻詞的主觀性與抒情性之特質，正宜從概念譬喻的角度探尋其詞中的黃州夢，以尋繹詞中是否具有共有的、最主要的概念譬喻。正如吳帆、李海帆所言：「蘇、辛的夢幻詞，沒有夢的雜沓無序，它真實地展現了二位詞人的情感世界。」

三、總體性隱喻閱讀原則

「Lakoff-Johnson 譬喻理論列舉了一系列的論證，證明人類語言中之所

以會有這麼多譬喻性說法，主要原因就是我們的概念基本上也是由譬喻建構起來的。我們大部分的概念體系本質上就是譬喻性的（metaphorical），人類藉助譬喻來建構觀察事物、思考、行動的方式。『譬喻的本質就是藉由另一個事物以理解或經驗一個事物。』（...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or experience in terms of another.）（1980：5）。」以上告訴我們，譬喻是人類的思考方式，而譬喻存在的目的就是以一個概念範疇去說明另一個概念範疇。只是，語言表述是複雜的，一句話或一個句子請參閱吳帆、李海帆，〈幻的浪漫 夢的真實—論蘇、辛的夢幻詞〉，收於《中國蘇軾研究第二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7月），頁341-342。

同上注，頁342。

同上注，頁349。

同上注，頁350。

請參閱拙著，《從當代譬喻理論解讀李清照》（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頁2-3。

· 東海中文學報 ·

· 202 ·

中往往含有不只一個概念譬喻。這些不同的概念譬喻卻可能為相同的目的服務。也就是說，這些不同的概念譬喻可以用來說明同一個概念範疇。

不單是日常語言表述如此，文學作品亦然。還未閱讀過 Lakoff- Turner 的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之前，筆者就認為概念譬喻的出現往往具有另外的目的：

由上述李清照的作品來說，「人是植物」或「女人是花」的譬喻只是詞人用來傳達「人的凋零如植物的凋零」、「人的高尚品格如植物的堅貞」等譬喻蘊涵的基礎。甚至植物因風雨或時間凋零，但使人衰老凋零的外力為何，或許才是詞中藉由「人是植物」或「女人是花」的譬喻要對方（或讀者）產生的聯想。因此，了解作者何以從植物的許多特性中選擇部分特性作為概念譬喻的攝取角度，既說明概念譬喻的角度攝取因人、時、地的不同有其不同的偏好性，也更能使我們體會作者在作品中所欲傳達的真正意涵。

閱讀了Lakoff- Turner 的書並了解他們所提出的「總體性隱喻閱讀」之原則後，我們更相信文學作品中出現的不只一個的概念譬喻，多是為了說明或解釋相同的目標域。換言之，來源域可以由多個概念範疇整合後映射目標域，目標域可藉此獲得更周全的了解。因此，跨隱喻的整合就顯得必要而且重要。

圖3-1「總體性隱喻閱讀」原則之來源域與目標域映射

單一概念範疇本身即具有整體相合性，多個概念範疇要映射同一個概念範疇，當然也必須具有整體相合性。而多個概念範疇之所以能夠整合，在於它們

請參閱拙著，《從當代譬喻理論解讀李清照》，頁50。

來源域1

來源域2

來源域n

目標域

:

:

· 紅塵客夢一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03 ·

具有共同的譬喻蘊涵。Lakoff 與Mark Turner 在「共同的譬喻蘊涵使得跨隱喻映射成爲可能」的基礎上，再提出「單一隱喻可整合成複雜的隱喻」以及「整合創造更豐富和複雜的隱喻聯結」的看法，這些卓見對闡釋文本的幫助甚大。前面曾提到，Lakoff-Turner 提出「總體性隱喻閱讀」原則，並以之探討一首作品之內不同譬喻的整合。兩人所謂的「總體性隱喻閱讀」就是將全詩視爲一個來源域，其所映射的目標域具有較大範圍的關照。

然而，「總體性隱喻閱讀」的方法到底爲何？從Lakoff-Turner 分析“The Jasmine Lightness of the moon--To a Solitary Disciple”〈茉莉月光---爲一徒而作〉的方法來看，是先從標題索隱一個主要概念譬喻，以用來節制文本內其他概念譬喻的索隱，而被標題節制的這些概念譬喻以環環相扣的方式出現，其蘊涵也以相同的方式疊加串聯，但它們必須是從詞彙聯想或推論出來的；之後再將這些概念譬喻整合映射至目標域以闡釋文本的內涵，目標域的內涵便在這些概念譬喻串聯完成後顯露出來。關於「總體性隱喻閱讀」的方法，陳瓊婷分析得極爲透徹：

Lakoff-Turner 只以〈月之淡黃光輝〉的分析來呈現何謂〈全局性隱喻閱讀〉原則一把整首詩/整個文本視爲來源域，將之映射到具更寬廣關懷的目標域。如果只能憑藉這些分析來掌握方法，那方法又是什麼？一是，從標題索隱節制文本內其他概念隱喻的主軸，即主要概念譬喻。二是，藉由語彙再來索隱文本內的其他概念隱喻，值得注意的是，語彙的挑選仍受主要概念隱喻的節制。由於一、二兩種方法使然，形成了以主要概念隱喻爲基點的一連串概念隱喻聯想，文本內在結構的關聯也就建立在這種聯想之上。三是，從詩篇整體形式和句子結構來發現「語言表述形式與意義的像似」關係。

那麼，「總體性隱喻閱讀」的方法是否適合於古典詩詞的分析呢？筆者認爲多數具有「標題」的文類，應可符合上述Lakoff-Turner 所論與陳瓊婷所歸納出的三個方法。古典詩歌除少數晦澀者外，多數詩題可用以索隱詩中之概念譬喻，自然可以適用。只是，「詞」這種文體，其詞牌與詞之內容並無絕對相關性，恐不能完全適用Lakoff-Turner 所示範之分析法則。運用時須由詞彙類

請參見陳瓊婷，《概念隱喻理論在小說的運用—以陳映真、宋澤萊、黃凡的政治小說爲中心》（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年），頁109~110。

· 東海中文學報 ·

· 204 ·

聚入手、從文本分析始，另需求索詞人之生平志意與詞之創作背景，再參考前人說解，方能索隱出詞中主要的概念譬喻。葉嘉瑩教授也主張除對作品本身的

語言意象必須重視外，亦須重視作者創作的主體意識，兩者不可偏廢：
私意以為中國舊傳統之往往不從作品之藝術價值立論，而津津于對作者人格之評述的批評方式，雖不免有重點誤置之病；但西方現代派詩論之竟欲將作者完全抹殺，而單獨只對其作品進行討論的批評方式，實亦不免有褊狹武斷之弊。因為無論如何作者總是作品賴以完成的主要來源和動力。就以西方現代派詩論所重視的意象、結構與肌理等質素而言，又何嘗不是完全出自作者的想像與安排。所以對作者之探索與了解，永遠應該是文學批評中的一項重要課題。而且近日西方所流行的較現代派更為新潮的現象派的文學批評，也已經注意到了作者過去所生活過的時空的追溯和了解在文學批評中的重要性。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教授普萊特（Georges Poulet）就曾認為批評家不僅應細讀一位作家的全部著作，而且應盡量向作家認同，來體驗作家透過作品所有意或無意流露出來的主體意識。我以為現代派批評所提出的對作品本身之語言意象的重視，與現象派批評所提出的對作者主體意識的重視，二者實不可偏廢。

當然，索隱文本中的主要概念譬喻時仍然具有著某些限制：「總體性隱喻閱讀具有某些適度開放性，也必須遵循某些限制。以目標域的選擇為例，可由詩的正文與標題明示或暗示，但讀者通常有廣闊的空間來選擇目標域。主要的限制是這些選擇必須『合理』（make sense），解讀經得起『評判』（justified）。並非任意選一個目標域來任意解讀而已。限制之一，映射必須用常規概念隱喻，也就是說，這些隱喻屬於我們的概念系統，而不專屬某首詩的特定解讀。另一限制是常識與常規隱喻的配合運用。外加一條限制是像似性（iconicity）-- 必須形義相符。詩中的像似結構（iconic structure）必須與整體解讀前後連貫。」否則即容易招致「過度詮釋」的批評。

請參見葉嘉瑩，《詞學新詮》，頁28-29。

L&T(1989): CH3(147), 周師世箴譯〔未刊稿〕。

- 紅塵客夢一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05 ·

四、黃州夢詞的概念譬喻索隱與譬喻運作

據（日）保佳昭的統計，蘇軾詞裡所用的「夢」字，一共有77個。其中比喻人世間、人生的有16個。經筆者也檢索《全宋詞》後發現，蘇軾具有「夢」字的詞中，有13首是作於他被貶黃州之時。

底下按這13首詞的寫作時間先後，依序由詞彙類聚入手、從文本分析始，求索詞人之生平志意與詞之創作背景，再參考前人說解，來索隱詞中的主要概念譬喻。並掌握概念譬喻在詞中的整合與可能的運作情形。

元豐三年

菩薩蠻 七夕

風迴仙馭雲開扇。更闌月墜星河轉。枕上夢魂驚。曉檐疏雨零。相逢雖草

草。長共天難老。終不羨人間。人間日似年。

這首詞作於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七月。上片主要寫「更闌月墜星河轉」拂曉時分的天上七夕，牛郎織女面臨分離時刻，從夢魂中驚醒而傷別的情景。下片則描寫牛郎織女離別後雖感傷相聚的短暫，但因「天難老」而有「終不羨人間，人間日似年」的感觸。

綜觀整首詞中關於夢的主要譬喻是「好夢是短暫的」。其詞彙現象，也多圍著「時間」這個主題來變化。如上片「更闌」是以古代人爲報時、五更打完來表示天將亮；而「月墜星河轉」是以「自然變化即時間改變」的概念譬喻，表現出牛郎織女分離時刻一拂曉的到來；再以「枕上夢魂驚」的「相聚是夢」、「好夢易醒」的概念譬喻，亟言相聚時間之短暫。下片首句「草草」即說明相逢時間短促，所謂草草結束是也；第二句卻用「長共」與「難老」描述天界時間的恆常與青春的永駐。最後以「人間日似年」的心理時間顯露人間的矛盾——從中國傳說中天界的永恆來看，人間短得可憐的一日卻難過得如同一年。

請參見保佳昭著，《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77。

關於東坡詞的編年與文字各版本若有異同，除另有聲明者外，本文概依葉嘉瑩主編；朱靖華、饒學剛、王文龍、饒曉明編著，《蘇軾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出版，2007年）。

· 東海中文學報 ·

· 206 ·

圖4-1 蘇軾心中牛郎織女對天上、人間的抉擇

至於蘇軾爲什麼寫這闕詞，除了七夕爲應景而作外，有沒有另有寄託的可能呢？這點我們沒有確切的答案。但如前所述，小詞無意間或有可能蘊含作者潛意識所潛蘊的一種幽隱深微的本質。對於遭逢巨變、幾近於死亡之後被貶到黃州的蘇軾而言，面對在黃州的第一個七夕，詞中有所感發或意在言外，自也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因此于培杰、孫言誠認爲：「本詞通過對天界的嚮往，表達了作者對人間生活的不滿。」在十載寒窗苦讀，好不容易一朝及第且名動京師的蘇軾來說，如果過往的一切如同是在天上那般短暫的歡樂；對比之下，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就是在人間度日如年的慘況了（如圖4-2所示）。

圖4-2 蘇軾〈菩薩蠻〉詞中可能蘊含的天上與人間的對比一

蘇軾詞中表達出雖然在天上的相聚好夢易醒、相逢草草，卻終究不羨慕人間，因爲人間煩惱太多、艱辛難熬而度日如年。除了可能隱含上述「以往的盛況」與「現在的窘境」之「天上」與「人間」的對比隱喻外，從總體譬喻閱讀

請參見于培杰、孫言誠，《蘇東坡詞選》（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1984年）。

相聚是夢

天上

人間

相逢草草

相聚較久

長共天難老

人間日似年
與蘇轍同時高中
進士、名動京師
因烏臺詩案貶為
黃州團練副使
「天上」
「人間」
以往的
盛況
現在的
窘境
若短暫
也懷念
度日
如年

· 紅塵客夢一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07 ·

的角度來看，也還有另外一種可能的譬喻映射。就是非但不以眼下的景況為窘，反而表達出對當前處境的珍惜之意。也就是把整首詞中牛郎織女的情況與蘇軾的景況相對比。牛郎織女在天上的相聚好夢易醒、相逢草草，卻終究不羨慕人間，因為人間煩惱太多、艱辛難熬而度日如年；恰如蘇軾的仕途，雖然遭遇橫禍被貶到黃州，卻安於現狀毫不羨慕端坐朝中的大臣。蓋朝中勾心鬥角、處境艱難度日如年，自然不如遠貶於野、常伴山林來得安逸長久（如圖4-3所示）。若從後來黃州時期的其他詞作中所透露出的安於躬耕的（如元豐五年的〈江神子·夢中了了醉中醒〉）想法來說，也許這樣的解讀更貼近於東坡的原意。或者也可以說，蘇軾提早歸老田園的想法在初到黃州時即已埋下。

圖4-3 蘇軾〈菩薩蠻〉詞中可能蘊含的天上與人間的對比二

西江月 黃州中秋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

蘇軾這首詞作於宋神宗元豐三年（西元1080年）八月十五，東坡45歲之時。元豐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蘇軾因烏臺詩案入獄，經歷九死一生。事後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於元豐三年二月被貶至黃州，過著近似流放的生活。該年五月底，蘇轍送嫂嫂王閏之來黃州後，於六月九日轉赴筠州監稅任。相聚數日別離，離情依依。中秋節關於此詞寫作時間及地點，說法頗多歧異。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朱祖謀《彊村叢書》所收《東坡樂府》、曹樹銘《蘇東坡詞》、石聲淮·唐玲玲《東坡樂府編年箋注》都認為是元豐三年（1080年）作於黃州。但孔凡禮《蘇軾年譜》和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卻認為是紹聖四年（1097年）作於儋

州，本文從詞意判斷，認為應是作於黃州。因此從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2006年）之繫年。

天上
人間
朝中的
大臣
黃州的
東坡
宦途迷
夢已醒
仕途幻
夢未醒
在黃州遠
離是非圈
在朝中接
近暴風圈
官卑接近田園
而長共天難老
每為爭權勾心
鬥角而日似年

· 東海中文學報 ·

· 208 ·

至，距蘇軾入獄已近一整年，也是他被貶後的第一個中秋。皓月之下，回首往事，瞻念前程，不免百感交集。即月生情，懷念子由而作此詞。宋·楊湜《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略』。」在蘇軾〈西江月〉這首小詞中，根據詞前的小序（黃州中秋）以及詞意，我們可以索隱出「中秋節是團聚日」的主要概念譬喻。整首詞可說都圍著這個主題展開（如圖4-4）。上片，詞人先延伸「人生如夢」的常規譬喻來比喻世事，在「世事一場大夢」的詩隱喻中，人生在世所作的一切事功，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是虛幻泡影，大大擴大了譬喻蘊涵。再以「人生幾度秋涼」對「一生是一年」這隱喻短暫人生的常規譬喻提出高度質疑；而「夜來」則是以「擬人」或「時間是移動物」的常規譬喻，表明夜晚的到來；既呼應中秋夜的寫作時間，更可藉「一生是一日」的常規譬喻，創意表述為人生的「夜晚」來臨。面對千萬種秋色秋景，詞人只選取其中的西風和落葉來創意表述做為秋天的代表，在孤單的中秋，這種悲悽的秋聲最能撼動旅外遊子的心弦。

在下片，詞人以「酒賤」延伸描述自己地位低下的貶謫身分，並且以之和下面的「客少」對立起來；然後以「月明」來延伸「月是人」的常規譬喻，以表達自己美好的理想和高潔的人格；並藉「月是君王」的常規譬喻，延伸為「月光是君王的視線」來抒發對小人當道和朝廷受到小人蒙蔽的憤懣；其中也以「雲

是人」的常規譬喻延伸為「浮雲是小人」的詩隱喻，以「浮雲遮蔽月光」的現象來暗示姦邪小人嫉妒別人才能加以構陷讒害以及姦佞蒙蔽君王視線的事實。接著詞人轉化「月光代月」的常規轉喻用法，以「孤光代中秋月」的創意表述來表現，「孤光」既可表達明月為當時天空中最明亮發光體的事實，更可表現出詞人中秋獨酌的孤單與寂寞。最後將「中秋誰與共孤光」看作是對「中秋節是團聚日」常規譬喻的創意質疑；以對面設想的方式，藉「方向代所在地和人」的轉喻，轉化為上下兩句的創意拼合詩隱喻，也自行回答了上句的質疑：想來也只有子由握著酒盞，在筠州難過地思念在北方黃州的我吧！

請參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0。

· 紅塵客夢一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09 ·

圖4-4 蘇軾〈西江月〉詞的主要概念譬喻

總之，蘇軾在這首詞中的「人生如夢」譬喻，主要譬喻蘊涵是「虛幻、短暫」。是在孤單的中秋夜有感而發的，可以說是緬懷過往並感嘆當前境況的「人生如夢」的感傷。

南鄉子 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

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却戀頭。佳節若為酬。但把清樽斷送秋。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

蘇軾這首〈南鄉子〉作於元豐三年（1080年）九月。貶謫黃州的第一年，心情處於調適的階段，所幸遇到知州徐君猷與通判孟享之都待他甚好，多少減輕了他精神上的苦悶。此詞即作於該年重陽日與徐等聚會的涵輝樓席上。詞中關於夢的主要譬喻是「萬事到頭都是夢」，譬喻蘊涵仍是「虛幻、短暫」。詞的上片一個重要的概念譬喻是「帽是人、破帽是多情的人」，也就是用擬人的方式說明帽與頭的關係。當然，這句可以是描述當時的實際情景，說明舊帽未被風吹落的實況。饒學剛說：「…儘管風仍舊發出『颼颼』的聲音，但

· 東海中文學報 ·

· 210 ·

風『戀頭』，那頂陳舊的帽子就是吹不落地。」他以為是因為「風戀頭」，才未將破帽吹落。只是從這句的結構來看，主語是「破帽」後接表語「多情」再接述語「戀頭」，故較好的解釋應是「多情的破帽卻戀頭而不被風吹落」。此外也不能排除另有托喻的可能。陳長明說：

…晉時孟嘉落帽於龍山，是唐宋詩詞常用的典故。樓中不比山上，又「風力軟」，故帽不落，只是寫實耳。尋常小事，甚至於不成其為一件事，原本不值一提，而鄭重提出，至於翻用典故以表述之，則只為要說出「破帽戀頭」四個字罷了。破帽戀頭，寓意此身還不至被故人所棄，又加上「多情」二字以禮讚「破帽」，更是感人至深。至於「風」象徵什麼，看他元豐三年到黃州後《次韻答子由》詩「平生弱羽寄沖風，此去歸飛識所從」之句，可以體會得到。這種深曲的寓意，也只是即興藉題發揮一下，點到即止，不宜太著

痕跡。這是詞體的要求，也是東坡此時的處境所規定，他只能這樣寫。

他認為「破帽戀頭」寄寓有「此身不至被敌人所棄」的意涵。這樣的托喻是有可能，不過，筆者以為將敌人喻為「破帽」似乎不合禮貌，而且不像是蘇軾的用法。私意覺得比較可能的是作者將自己喻為遭受風雨波折後的「破帽」，而「頭」則可以是家人故舊甚至是朝廷、神宗的代表。這樣的解釋一方面比較通順，另外也可呼應陳長明所謂的「風」的意象。也就是說將「風」隱喻為小人或阻礙。如此一來，全句的解釋便是：跟被捕送御史臺時相比，此時的自己已較為清醒，而小人的讒害似乎也沒那麼嚴重了（酒力漸消風力軟），但還是造成自己遠貶黃州的力量仍在（颼颼）；雖然如此，受災後的自己（破帽）依然留戀關懷著遠方的家人親友或神宗皇帝與朝廷的安危（卻戀頭）。

下片則呈現出這首詞的主題：面對著重九佳節，手握酒杯好好歡送秋天。萬事到頭都是夢，「相逢不用忙歸去」應當把握當下、及時行樂，賞當下之花、飲當下之酒。否則節後對著「明日黃花」將空留遺憾也。

請參見葉嘉瑩主編；朱靖華、饒學剛、王文龍、饒曉明編著，《蘇軾詞新釋輯評》，頁576。

請參見張淑瓊主編，《中國文學總欣賞》唐宋詞6 蘇軾（台北：地球出版社），頁109。

· 紅塵客夢一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11 ·

圖4-5 蘇軾〈南鄉子〉詞的來源域與目標域映射

元豐四年

水龍吟 次韻章質夫楊花詞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這首詞作於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是蘇軾次韻友人章棗所寫的〈水龍吟〉楊花詞而成的作品。

此詞主要是藉「花是人、楊花是女子」的概念譬喻來歌詠楊花。雖是首詠物的作品，但中國古時多有將君臣關係喻為男女或夫婦關係的傳統，因此詞中楊花楚楚可憐的思婦形象是否另有所指便極有想像的空間。朱靖華即云：「真正的藝術作品，總是藉物言情的，東坡這首《水龍吟》就是一篇於詠物中寫人的傑作，他運用神妙之思，以擬人化的手法緊緊扣住楊花之飄落無著和孤寂無依的特徵下筆，在惜花憐花中抒發了一位思婦形象的幽怨纏綿的淒苦情思，並寄托了東坡自己遭貶外地、飄忽不定而痛感光陰虛度的身世之嘆。」

果如朱靖華所言，則本詞的主要概念譬喻就是「花是人、楊花是女子」與「思婦是蘇軾」的疊加。那詞中「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的「夢」的譬喻映射，除了是將楊花擬人為思婦後的尋郎相會之夢外，也可以是「蘇軾化為思婦」後的「回朝面君」之夢，那被「鶯呼起」的「好夢易醒」

請參見葉嘉瑩主編；朱靖華、饒學剛、王文龍、饒曉明編著，《蘇軾詞新釋輯評》，頁599。

萬事到頭
都是夢
把握當下
及時行樂
來源域
佳節若爲酬
但把清樽斷送秋
感悟
酒力漸消風
力軟，颼颼。
破帽多情卻
戀頭
前塵往事
目標域

· 東海中文學報 ·

· 212 ·

的遺憾就更顯露無遺了。而結句的「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的離人悲感也就更加能夠體會出來。

圖4-6 蘇軾〈水龍吟〉詞中「夢」的譬喻映射

元豐五年

水龍吟

公舊序云：閻丘大夫孝直公顯嘗守黃州，作棲霞樓，爲郡中勝絕。元豐五年，予謫居于黃。正月十七日，夢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樓中歌樂雜作。舟中人言：公顯方會客也。覺而異之，乃作此詞。公顯時已致仕在蘇州。

小舟橫截春江，臥看翠壁紅樓起。雲間笑語，使君高會，佳人半醉。危柱哀弦，豔歌餘響，繞雲縈水。念故人老大，風流未減，獨回首、煙波裏。推枕惘然不見，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雲夢南州，武昌南岸，昔游應記。料多情夢裏，端來見我，也參差是。

這首〈水龍吟〉作於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正月，蘇軾47歲之時。

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五月時，蘇軾曾在友人閻丘孝終大夫家中宴飲。貶至黃州後，回憶起閻丘孝終曾守黃州的舊事，作詞懷念之。

由詞的小序以及內容來索隱，此詞的主要概念譬喻是：「夢是宴會」，亦即整個夢境可說是一場宴會。由「臥看翠碧紅樓起」進入宴會地點開始，「雲間笑語，使君高會，佳人半醉。危柱哀弦，豔歌餘響，繞雲縈水」是宴會高潮的熱鬧景況，至「念故人老大，風流未減，獨回首、煙波裏」宴會結束，簡單呈現出宴會的歷程。這也許是往日宴飲真實景況的追憶，也許是作者想像的虛幻

花是人、楊
花是女人

思婦是蘇軾
夢隨風萬里
尋郎去處
夢回朝
面君
被鶯
呼起
有阻
礙
好夢易醒：
不是楊花
點點，
是離人淚

· 紅塵客夢一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13 ·

情境，但整個夢的宴會可說是作者藉以追懷過往的真情流露。

下片寫夢醒之後的感懷，不但因追念過去而抒發面對空江明月的感傷，也想像舊友亦將在夢中來尋訪自己，再一次表現蘇軾常見的由對面設想的懷人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東坡以越相范蠡攜西施遊五湖的典故來想像閭丘太守歸隱生活的美好，除了顯示對故人真誠的祝福外，或許也可窺見他對歸隱生活的期盼與嚮往。

圖4-7 蘇軾〈水龍吟〉詞中「夢是宴會」的譬喻映射

江城子

公舊注云：陶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于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游也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餘齡。

蘇軾這首〈江城子〉作於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的二月。序中除表明此詞的寫作時間、內容外也說明寫作動機是為東坡豐收、雪堂落成而慶賀。從詞前的長序以及內容來看，這首詞主要的概念譬喻是：「雪堂是斜川、陶淵明是蘇軾」。蘇軾以雪堂周圍的風景與陶淵明〈游斜川〉詩中所描寫的斜川景觀近似，因此發出：「此亦斜川之游也」的讚嘆，也令他覺得「只淵明，是臥看翠碧

紅樓起
雲間笑語，使君高
會，佳人半醉。危

柱哀弦，豔歌餘
響，繞雲縈水
念故人老大，風流
未減，獨回首、煙
波裏
宴中熱鬧景象
進入宴會
結束後回顧
入夢
夢中
夢醒

· 東海中文學報 ·

· 214 ·

前生」。

（日）保佳昭認為一般人都是夢中糊塗，醉中昏迷，蘇軾卻說只有他和陶淵明能作到夢中清楚，醉中清醒。而「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就是蘇軾和陶淵明「了了」和「醒」的內容。保佳昭還說：

但正是在這裏，表現出他與陶淵明的不同，陶是自己棄官歸耕，蘇軾卻是被貶而「躬耕」，區別就在於自願與被迫。這裏的「夢」，基本上也與上面考察的《永遇樂》和兩首《西江月》裏的「夢」相同，但是在含義上有點不同。「夢中了了醉中醒」的最後三字「醉中醒」，典出《楚辭·漁父》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蘇軾用這一典故，表明自己的「見放」也與屈原一樣，未隨「舉世皆濁」而濁，未隨「眾人皆醉」而醉，抒發了他對迫害他的新黨的不滿。

保佳昭的看法很有道理，但筆者以為蘇軾在詞中所說的「夢中了了醉中醒」，是指對於以往走過的「仕宦之夢」，只有淵明與他身處其中，獨能了了而不迷失，此所謂「走遍人間」卻依舊能躬耕也。

圖4-8 蘇軾〈江城子〉詞中「雪堂是斜川、陶淵明是蘇軾」的譬喻映射

滿江紅

楊元素《本事曲集》：董毅夫名鉞，自梓漕得罪歸鄱陽，遇東坡于齊安。怪其豐暇自得。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憂柳氏不能忘懷于進退也。已而欣然同憂患，如處富貴，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僮歌其所作〈滿江紅〉，東坡嗟嘆之，次其韻。

請參見保佳昭著，《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頁83。

仕宦走遍人間
之夢
夢醒依舊卻
躬耕 東坡

雪堂
吾老矣
寄餘齡
斜川 歸園
田居

· 紅塵客夢一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15 ·

憂喜相尋，風雨過、一江春綠。烏峽夢、至今空有，亂山屏簇。何似伯鸞攜德耀，單瓢未足清歡足。漸粲然、光彩照階庭，生蘭玉。幽夢裏，傳心曲。腸斷處，凭他續。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君不見〈周南〉歌〈漢廣〉，天教夫子休喬木。便相將、左手抱琴書，雲間宿。

這首〈滿江紅〉作於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的三月。詞序點出寫作此詞的原因，董毅夫「梓漕得罪歸鄱陽，遇東坡于齊安」，蘇軾驚訝董無畏於罷官仍能「豐暇自得」，並且再娶的柳氏亦能忘懷進退、憂患與共，嗟嘆之餘乃次韻董所作〈滿江紅〉。

從詞序與內容考察，這首詞主要是讚頌董毅夫與其繼室柳氏的忘懷於進退。據此索隱出此詞的主要概念譬喻是「董毅夫與柳氏是伯鸞與德耀」以及「董毅夫是《周南·漢廣》中的守禮男子」。對於詞中的「巫峽夢」，饒學剛以為是誇讚董毅夫之詞：「他們經過了一番『風雨』的打擊之後，心情如『一江春綠』，清澈明亮；留下了楚襄王『巫峽夢』醒，身心皆空，過著巫山神女般的仙境生活。接著五句，以東漢伯鸞與德耀同甘共苦、堅貞不渝的情愛和顏回簞食瓢飲不改志的史事，進一步讚頌董毅夫與柳氏過著『清歡』、『粲然』、『光彩』而帶著『蘭玉』般孩子的恬淡家庭生活。」不過筆者認為這裏的「巫峽夢」是從反面立論，也就是以楚襄王與巫山神女的傳說作為負面事例，映襯出董氏夫婦忘懷進退的難能可貴。因為楚襄王雖貴為一國之君，與巫山神女的相會也不過是短暫、虛幻的一場夢，夢醒了一切都消失，只留下亂山屏簇。如此解釋也可適切接合下句，「何似伯鸞攜德耀，單瓢未足清歡足。漸粲然、光彩照階庭，生蘭玉」即不如伯鸞與德耀，縱然生活像顏回一樣清苦不足，卻滿心清歡、愉快滿足。再看下片，分別以文君婿（司馬相如）貪取卓家財物資助的卑辱行徑與《周南·漢廣》中守禮的男子，雖不強求女子，上天卻讓他休於喬木、求得賢女的兩個事例，作一反一正的對比，嘉許董毅夫不汲汲於富貴以及娶得賢女歸的事實。結句再以白居易〈廬山草堂記〉所云：「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斯言。」來襯托董毅夫與柳氏閒雲野鶴、清高的志節。全詞上下貫串、結構井然。

值得一提的是，此詞雖是稱頌朋友的次韻之詞，然由他詞中津津樂道「忘

請參見葉嘉瑩主編；朱靖華、饒學剛、王文龍、饒曉明編著，《蘇軾詞新釋輯評》，頁695。

· 東海中文學報 ·

· 216 ·

懷於進退」是高尙情操，顯見東坡心中亦以此爲然；而且他屢屢於黃州所寫的夢詞中讚頌歸隱生活的美好（如〈水龍吟·小舟橫截春江〉），除了顯示對故人真誠的祝福外，再一次顯現他在黃州時期對歸隱生活的期盼與嚮往。

圖4-9 蘇軾〈滿江紅〉詞中對比式的譬喻映射

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蘇軾這首〈念奴嬌〉可說是千古絕唱，作於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

八月東坡遊覽黃州赤壁之時。

整首詞將個人情懷投入到歷史洪流中，在思古幽情中，伴隨著對人生的思索。然而，蘇軾寫赤壁懷古，歌詠周公瑾當年建立的這一番功業，真的只是爲了要寫周瑜嗎？答案很明顯。

葉嘉瑩教授將蘇東坡寫作時的心情解析得非常透徹：

董毅夫

柳氏

是伯鸞與德耀 簞瓢爲足清歡足

漸粲然、光彩照階

庭、生蘭玉

非楚襄王與巫山神女

巫峽夢、至今空有

亂山屏簇

董毅夫

是

非

《周南·漢廣》

中守禮的男子

文君婿

（司馬相如）

便相將、左手抱

琴書，雲間宿

天教夫子休喬木

卑辱（貪取卓家

財物資助）

· 紅塵客夢一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17 ·

以蘇東坡的才氣和志意，二十歲就考中了進士的第二名，他給朝廷上了很多

篇策略，提了很多建議，那真是有非常遠大的抱負和理想。可是，他經過了好幾次挫折，在九死一生之後被貶官來到了黃州。人家周瑜娶到美麗的妻子，建立了這麼一番功業，人生美好的事情已經莫過於此。可他蘇東坡呢？已經快要五十歲了，「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大半輩子都消磨了，他完成了什麼事業呢？

就是在這樣的悲慨中，蘇軾寫下了這首冠絕古今的名作。基此，我們可以索隱出此詞的主要概念譬喻是：「蘇東坡不是周公瑾」。東坡將他半生來不如意的悲慨藉著詞中周公瑾的年少風發一股腦的都發洩了出來。但值得注意的，東坡的詞總是把超曠和悲慨結合在一起：

「我早生華髮」這五個字之中有很深的悲慨。但蘇東坡的詞總是把超曠和悲慨結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在說了「我早生華髮」之後馬上就從悲慨中跳出來說：「人間如夢一」這就是蘇東坡！他說我現在已經看破了，人生的得失成敗和榮辱算得了什麼？當年的周公瑾現在不是也「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了嗎？這一句「人間如夢」表現了蘇東坡的曠觀和史觀，並且打回到這首詞的開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不是嗎，當年的赤壁之戰，不也像一場夢一樣地過去了嗎？所以「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我就把一杯酒灑在那波心的明月之中。寫到這裡，悲慨和超曠就全部都結合到一起了。

請參見葉嘉瑩，《北宋名家詞選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84。

同上注，頁185、187。

· 東海中文學報 ·

· 218 ·

圖4-10 蘇軾〈念奴嬌〉詞中「蘇東坡不是周公瑾」的譬喻映射

醉蓬萊 重九上君猷

笑勞生一夢，羈旅三年，又還重九。華髮蕭蕭，對荒園搔首。賴有多情，好飲無事，似古人賢守。歲歲登高，年年落帽，物華依舊。此會應須爛醉，仍把紫菊茱萸，細看重嗅。搖落霜風，有手栽雙柳。來歲今朝，為我西顧，酹羽觴江口。會與州人，飲公遺愛，一江醇酎。

蘇軾這首詞作於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九月。由傅本詞序：「余謫居黃，三見重九，每歲與太守徐君猷會於棲霞。今年公將去，乞郡湖南。念此惘然，故作此詞。」可知東坡貶謫黃州三年，每年重九都與太守徐君猷會飲於棲霞樓。只是此次宴會不同往年，乃為徐君猷即將離任赴湘前的歡送會，東坡作此詞以贈別也。

雖然是為徐君猷太守離任而作的贈別詞，詞中除了充滿感激與依依不捨的真情之外，還有東坡的悲慨以及超曠精神的展現。其主要概念譬喻是「勞生是一夢」。在這個譬喻「短暫、虛幻」的蘊涵底下，他先抒發勞生一夢、年華易逝的悲慨，並藉以感激徐守君猷的知遇之恩；過片則再度以把握當下、及時行樂的曠達來祝福徐守免災除禍，最後以追懷徐守遺惠州民如江水源遠流長作

結。換句話說，從總體性譬喻閱讀的原則來看，這些悲慨、感激、超曠與追懷皆可視為來源域而共同指向贈別徐君猷太守的目標域。

周公瑾

蘇東坡

蘇東坡不

是周公瑾

小喬初嫁了，雄姿英

發。羽扇綸巾談笑

間，強虜灰飛煙滅

我早生華髮（大半輩

子都消磨了，完成了

什麼事業呢？）

人間如夢，一

樽還酹江月

· 紅塵客夢一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19 ·

圖4-11 蘇軾〈醉蓬萊〉詞中「勞生是一夢」的主要譬喻映射

元豐六年

滿庭芳

公舊序云：有王長官者，棄官三十三年，黃人謂之王先生。因送陳慥來過余，因賦此。

三十三年，今誰存者，算只君與長江。凜然蒼檜，霜幹苦難雙。聞道司州古縣，雲溪上、竹塢松窗。江南岸，不因送子，寧肯過吾邦。 攸攸。疏雨過，風林舞破，煙蓋雲幢。願持此邀君，一飲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真夢裏、相對殘缸。歌舞斷，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逢。

這首〈滿庭芳〉作於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年）的五月。陳慥因江南岸庄田之事，在王長官的陪同下，順道來黃州探訪蘇軾，東坡作此詞以贈。既是贈友惜別之作，上片以概念譬喻「人是植物、王長官是飽經風霜的蒼檜」來讚揚王長官棄官歸隱三十三年的高潔人品以及卓爾不群的耿介個性。下片則抒發相見恨晚、真誠結交之情；並以「人生如夢、人生如燈」的「短暫、悲慨

感激

超曠

追懷

笑勞生一夢、羈旅三年，又還

重九。華髮蕭蕭，對荒園搔首

賴有多情，好飲無事，似古人賢守。

歲歲登高，年年落帽，物華依舊

此會應須爛醉，仍把紫
菊茱萸，細看重嗅
搖落霜風，有手栽雙柳。來歲今
朝，爲我西顧，醉羽觴江口，會
與州人，飲公遺愛，一江醇酎

贈別徐君

猷太守 目標域

· 東海中文學報 ·

· 220 ·

虛幻」的譬喻蘊涵對應上片「三十三年，今誰存者，算只君與長江」的恆久，並流露出「居士先生老矣」的悲慨以及對匆匆分離的惜別之意。

值得再次留意的是東坡藉著對棄官三十三年、陶淵明式的王長官那高潔、清廉、剛正以及卓爾不群的形象的歌詠，正反映出自己類似的人格特徵與潛意識中對歸隱田園的嚮往。

圖4-12 蘇軾〈滿庭芳〉詞中主要的譬喻映射

十拍子 暮秋

白酒新開九醞，黃花已過重陽。身外儻來都似夢，醉裏無何即是鄉。東坡日月長。

玉粉旋烹茶乳，金薤新搗橙香。強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

蘇軾這首〈十拍子〉作於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年）九月。此詞是一首秋思詞，副題「暮秋」，不僅點出詞作的時間，或許也隱含「一年是一生、暮秋是晚年」的譬喻蘊涵。

「白酒新開九醞，黃花已過重陽」兩句可以是實寫飲品與時序，但也可由「人是花、老人是過了重陽的菊花」的概念譬喻來理解。須注意的是「身外徇來都似夢，醉裏無何即是鄉」，意指「身外偶然得到的東西，都像夢一般虛幻。酒醉時的空無所有之處就是故鄉」，含有「人生如夢」以及「人生如醉」的概念譬喻，但這不表示東坡的人生是消極的，（日）保佳昭說得對：「這表明他將『外物』視爲空虛，而在自我精神中看到人生價值的思想」。對於下片東坡所形容自己的狂態，保佳昭認爲蘇東坡心中所認知的「狂」和當時請參見保佳昭著，《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頁72。

讚揚（人是植物、王長

官是飽經風霜的蒼檜）

悲慨（人生如夢、人生

如燈）

贈友惜別

· 紅塵客夢—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21 ·

人們所認識的「狂」並不一樣。東坡的「狂」指得是精神上的自由，也就是「身外倘來都似夢，醉裏無何即是鄉」的境地：

「身外倘來都似夢」，是說身外之物，包括昔日的莅官和今日以帶罪之身謫居黃州都如夢幻，換而言之，只有他一個人覺醒。如上述的那樣，蘇軾在《江神子》詞裏說自己是在人間唯一的覺醒者。從這《十拍子》詞也可以看出相同的思想。人們懷有的「狂」的形象，就蘇軾來說，也是「儻來」的事情，也都是「夢」。他將世間上的名聲、高位、甚至對「狂」的定見都看作「夢」。由此可見他想要徹底地超脫如夢的人生態度。

圖4-13 蘇軾〈十拍子〉詞中主要的譬喻映射

臨江仙 贈送

詩句端來磨我鈍，鈍錐不解生銛。歡顏為我解冰霜。酒闌清夢覺，春草滿池塘。應念雪堂坡下老，昔年共采芸香。功成名遂早還鄉。回車來過我，喬木擁千章。

這首〈臨江仙〉作於宋神宗元豐六年（1083年）十二月。因滕元發自安陸解印回朝，打算經黃州去看望蘇軾，東坡乃贈之此詞。

詞的上片先以「滕元發的詩句是磨；蘇軾是鈍錐」的概念譬喻云自己頑鈍，須滕元發的詩句相磨勵，卻又怕自己已成鈍錐，縱然磨勵也不能再生鋒芒。次請參見保佳昭著，《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頁86。

請參見鄒同慶、王宗堂著，《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中冊）頁491【編年】：元豐六年癸亥（1083年）年末，作於黃州。案：此詞朱本、龍本俱未編年，曹本及今人多編元豐六年，然對題云「贈送」所贈之人有異說。茲據劉崇德所說，訂為元豐六年末贈滕元發所作。

一年是一生、暮秋是晚年
人是花、老人是過了重陽的菊花
身外儻來都似夢，醉裏無何即是鄉
狂夫是蘇軾
東坡日月長
精神上的自由

· 東海中文學報 ·

· 222 ·

以「滕元發歡顏是春風；蘇軾是冰霜」的概念譬喻謂滕元發歡顏有如江漢之春風，使我冰霜渙然而解。又以「謝惠連是滕元發；謝靈運是蘇軾」以及「夢是創作」的概念譬喻將謝惠連比喻為滕元發，自比謝靈運，每有篇章，對惠連輒有佳句。詩思不就，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警句。

下片言滕元發念及兩人曾於治平初年同在祕書省供職，此番解印回朝，打算經黃州來看望蘇軾。最後以「植物是人、千章古木是滕元發」的概念譬喻，比喻滕元發有大才，令人仰慕；此句或許也運用「部分代全體」的外形像似來暗寓滕元發身軀之偉岸高大。

圖4-14 蘇軾〈臨江仙〉詞中主要的譬喻映射

滕元發的詩句是
磨；蘇軾是鈍錐
滕元發歡顏是春
風；蘇軾是冰霜
謝惠連是滕元發；謝靈
運是蘇軾；夢是創作
採芸香是在
祕書省供職
功成名遂早還鄉。
回車來過我
詩句端來磨我鈍，
鈍錐不解生鋸
歡顏爲我解冰霜
酒闌清夢覺，
春草滿池塘
應念雪堂坡下老，
昔年共采芸香
植物是人、千章
古木是滕元發
喬木擁千章

· 紅塵客夢—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23 ·

元豐七年

浣溪沙 自適

傾蓋相逢勝白頭。故山空復夢松楸。此心安處是菟裘。賣劍買牛吾欲老，乞漿得酒更何求。願為同社宴春秋。

蘇軾這首〈浣溪沙〉作於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三月。是時，宋神宗下詔授蘇軾爲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東坡上《謝量移汝州表》謝恩。由副題「自適」來看，也許在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四年之後，東坡的心情已是恬淡自適，不起波瀾了。

由詞意推敲，詞人對萍水相逢卻勝過白首相交的至友與當前的處境表示知足滿意，雖然「故山空復夢松楸」未能返鄉是一個遺憾，但有這許多至交好友相伴，很願意「此心安處是菟裘」並「願爲同社宴春秋」。此詞的主要概念譬喻是「夢是容器、返鄉之夢是空容器」。

圖4-15 蘇軾〈浣溪沙〉詞中主要的譬喻映射

五、結論

蘇東坡從小就有一種忠義奮發的志意，二十一歲考中進士、名滿京師，正

期望能一展抱負報效國家人民時，卻接連遭逢母喪、父喪以及其他種種意外的挫折，甚至因烏臺詩案下御史臺獄幾近於死亡的地步，最後雖逃過一死卻被貶到黃州。

東坡很多有名的作品都是在經過九死一生後貶官到黃州之後所作。原因之前已討論過，在此不再重複。由蘇軾居黃期間所作的有關「夢」的詞作分類，大致有節慶詞、詠物、懷友、贈送、次韻、懷古、秋思和自適等，其中索隱出遺憾

知足

夢是容器、返鄉

之夢是空容器

傾蓋相逢勝白頭

乞漿得酒更何求

自適 此心安處是菟裘

賣劍買牛吾欲老

願爲同社宴春秋

· 東海中文學報 ·

· 224 ·

的概念譬喻、譬喻蘊涵與作用詳如表5-1 所示。

由這些詞作來分析，蘇軾的黃州「夢」除〈水龍吟〉（小舟橫截春江）中的「夢是宴會」、〈臨江仙〉（詩句端來磨我鈍）中的「夢是創作」以及〈浣溪沙〉（傾蓋相逢勝白頭）中的「夢是容器、返鄉之夢是空容器」外，其他大都是「人生如夢」、「世事如夢」等的詠嘆，其譬喻含有「短暫、虛幻」的譬喻蘊涵。前文曾經提到，所謂「總體性隱喻閱讀」就是將全詩視為一個來源域，則其所映射的目標域便具有較大範圍的關照。因此，蘇軾黃州夢詞中所詠嘆的「短暫、虛幻」的夢若是來源域，那他所映射的目標域是什麼？根據前文的分析，筆者以為這些「夢」指的是貶謫黃州之前的仕宦之夢，如〈菩薩蠻〉中的「相逢雖草草。長共天難老。終不羨人間。人間日似年」，表面上是寫牛郎織女在天上的相聚好夢易醒、相逢草草，卻終究不羨慕人間，因為人間煩惱太多、艱辛難熬而度日如年，實際上可能以之映射蘇軾的仕途，雖然遭遇橫禍被貶到黃州，卻安於現狀毫不羨慕端坐朝中的大臣。蓋朝中勾心鬥角、處境艱難度日如年，自然不如遠貶於野、常伴山林來得安逸長久。再如〈西江月〉因為中秋懷念手足而生「世事一場大夢」的喟嘆，人生苦短，何故為官而長久奔波，失去與家人親友的相聚機會？諸此種種，不管是節慶、詠物、懷友、贈送、次韻、懷古、秋思和自適等詞，無不是對居黃州前的仕宦生活的反思與超越（詳如第四章所論）。由此，其所投射出的目標域該即是他居黃或日後生活的「實際、長久」的理想。也就是與親人、至友歡聚以及對不在朝、躬耕的想望。

只是要再次強調的是，東坡對「人生如夢」、「世事如夢」的詠嘆雖也含有悲慨的意味，更大一部分是對世事榮辱的超越與看破。不過也有人問，你既然

把一切都看開了，把得失榮辱都超越了，你的作品中怎麼還有這麼強烈的自我意識？葉嘉瑩教授說得很有道理：

其實，這二者正好是相反相成的。歷史上那些能夠超然於世俗的得失榮辱、成敗利害之外的人物，他們必然對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有一種真切的認識。陶淵明如此，蘇東坡也如此。

這也就是為什麼東坡常在作品中表達出強烈不想在朝的意願，可是當他面對另一項職務或任命時，卻又總是毫不保留的戮力以赴，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想請參見葉嘉瑩，《北宋名家詞選講》，頁175。

· 紅塵客夢—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25 ·

為當地的百姓做些事，連他被貶到海南島時也不例外。（日）保佳昭在論到東坡和淵明的不同時說：

其實，陶淵明和蘇軾有很大不同，在這方面陶淵明比蘇軾清醒得多。正如後來蘇轍在《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裏所說：「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樂城後集》卷21）

換句話說，（日）保佳昭認為是嚴酷的現實才使蘇軾想學陶淵明歸隱田圃，但因他是仕途中人，故總是學不到。但筆者以為，蘇軾不是學不到陶淵明，更不是戀棧仕宦，而是他有著一份忠義奮發的志意使然。葉嘉瑩教授也認為「蘇軾不只是因為他自己曾經親自種田從而想到陶淵明種田的生活」才喜歡陶淵明的，「而且還因為他在經過很多挫折患難之後體會到陶淵明在躬耕歸隱後內心之中那一份不得志的悲哀和感慨」，更重要的是「他還能體會到陶淵明在失意和不得志之中而能有一份自得之意」。所以，

（蘇軾）他有他的悲感，他有他的解脫，他有他的排遣，他有他的多情。認識蘇東坡就要這樣全面地來認識，他把儒家的忠義奮發和不變的操守與佛老達觀的思想懷抱結合起來了。

總之，東坡的超曠並非黑白不分、痛癢不關、麻木不仁的什麼都無動於衷，他了不起的地方正是他把他的達觀和他的忠義奮發的不變的操守結合起來了。

最後，藉由Lakoff-Turner 提出的「總體性隱喻閱讀」原則，我們得以掌握蘇軾黃州夢詞多元的背後，不論贈友、次韻甚至是詠物，那些原來我們認為不同類型，不同作用的作品，原來都可以映射到相同的更大範圍的目標域（請見圖5-1）。也許結果與前人論者並非殊異，但透過這種方法，使得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貼近東坡的創作本意，也得以較全面地來了解作品。但正如前文所言，我們在運用「總體性隱喻閱讀」原則時，除了從文本入手，另需求索詞人之生平志意與詞之創作背景，再參考前人說解，以能儘量周延不偏失。本文雖已留意，也許仍有不足之處，這點，筆者當更加努力。

請參見保佳昭著，《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頁83。

請參見葉嘉瑩，《北宋名家詞選講》，頁160。

請參見葉嘉瑩，《北宋名家詞選講》，頁163。

· 東海中文學報 ·

· 226 ·

表5-1 蘇軾黃州夢詞中的概念譬喻

寫作時間 詞牌 類型 語言表達式 概念譬喻 譬喻蘊涵 作用

元豐三年 〈菩薩蠻〉七夕詞 **枕上夢魂驚** 「相聚是夢」

「好夢易醒」

短暫、虛幻 把握當下

〈西江月〉中秋詞 **世事一場大夢** 「人生如夢」 短暫、虛幻 悲慨當下

〈南鄉子〉重九贈

徐君猷

萬事到頭都是夢 「萬事到頭都

是夢」

短暫、虛幻 把握當下

及時行樂

元豐四年 〈水龍吟〉詠楊花 **夢隨風萬里，尋**

郎去處

「好夢易醒」 短暫、虛幻 回朝之夢

元豐五年 〈水龍吟〉懷友 夢扁舟渡江 「夢是宴會」 過程像似 緬懷過往

〈江城子〉和陶詞 **夢中了了醉中醒** 「仕宦是夢」 短暫、虛幻 把握當下

躬耕東坡

〈滿江紅〉和董毅夫詞 **烏峽夢、至今空**

有，亂山屏簇

「巫峽夢是虛

空」

短暫、虛幻 忘懷進退

〈念奴嬌〉赤壁

懷古

人間如夢 「人生如夢」 短暫、虛幻 忘懷得失

〈醉蓬萊〉重九上

徐君猷

笑勞生一夢 「勞生是一夢」 短暫、虛幻 悲慨過往

元豐六年 〈滿庭芳〉贈王長官惜

別

居士先生老矣，

真夢裏、相對殘

釭

「人生如夢

、人生如燈」

短暫、虛幻 悲慨當下

〈十拍子〉秋思詞 **身外儻來都似夢**「人生如夢」

「人生如醉」

短暫、虛幻 忘懷得失

〈臨江仙〉贈滕元發 **酒闌清夢覺，春**

草滿池塘

「夢是創作」 神奇的力量 誇讚對方

元豐七年 〈浣溪沙〉自適 **故山空復夢松楸**「夢是容器

、返鄉之夢是空

容器」

虛幻、不存

在

悲慨當下

· 紅塵客夢—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 227 ·

圖5-1「總體性隱喻閱讀」下蘇軾黃州夢詞中主要的譬喻映射

七夕詞

中秋詞

重九贈徐君猷

詠楊花

懷友

和陶詞

和董毅夫詞

赤壁懷古

重九上徐君猷

贈王長官惜別

秋思詞

贈滕元發

自適

「相聚是夢」「好夢易醒」

「人生如夢」

「萬事到頭都是夢」

「好夢易醒」

「夢是宴會」

「仕宦是夢」

「巫峽夢是虛空」

「人生如夢」

「勞生是一夢」
「人生如夢、人生如燈」
「人生如夢」「人生如醉」
「夢是創作」
「夢是容器、返鄉之夢是空容器」

過程像似

短暫、虛幻

神奇的力量

虛幻、不

存在

映射目標

與親人、至

友歡聚

不在朝、躬

耕的想望

黃州夢詞

· 東海中文學報 ·

· 228 ·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1. 宋·蘇軾著、傅成穆儔標點，《蘇軾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 宋·蘇軾著、呂觀仁注，《東坡詞注》，湖南：岳麓書社出版社，2005年。
3. 宋·蘇軾著、薛瑞生箋證，《東坡詞編年箋證》，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二、近人論著

1. 于培杰、孫言誠，《蘇東坡詞選》，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1984年。
2. 王兆鵬，〈蘇軾貶居黃州期間詞多詩少探因〉，湖北：《湖北大學學報》，1996年。
3.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主辦，《中國蘇軾研究》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4.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主辦，《中國蘇軾研究》第二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
5. 吳帆、李海帆，〈幻的浪漫 夢的真實—論蘇、辛的夢幻詞〉，收在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主辦《中國蘇軾研究》第二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7月。

6. 周師世箴譯注，(Lakoff & Johnson 1980)《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7. 周師世箴譯，(Lakoff and Turner 1989) {未刊稿}
8. 林增文，《從當代譬喻理論解讀李清照》，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
9. (日) 保佳昭著，《新興與傳統—蘇軾詞論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10. 唐圭璋，《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11. 陳瓊婷，《概念隱喻理論在小說的運用—以陳映真、宋澤萊、黃凡的政治小說為中心》，東海大學九十五學年度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年。
· 紅塵客夢—由總體性隱喻閱讀解析蘇軾詞中的黃州夢 ·
12. 張淑瓊主編，《中國文學總欣賞》唐宋詞6 蘇軾，台北：地球出版社。
13. 鄒同慶、王宗堂著，《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14. 葉嘉瑩著，《唐宋詞名家論集》，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5. 葉嘉瑩著，《北宋名家詞選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6. 葉嘉瑩著，《詞學新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7. 葉嘉瑩主編；朱靖華、饒學剛、王文龍、饒曉明編著，《蘇軾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出版，2007 年。
18. 饒曉明，〈東坡詞題材內容研究現狀述略〉，收在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主辦《中國蘇軾研究》第二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7 月。
19. Lakoff, George & Johnson, Mark
1980 *Metaphor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 Lakoff, George and Turner, Mark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三、網頁資料

1.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
2. 國科會數位博物館先導計畫—搜文解字—數位博物館：
網址<http://words.sinica.edu.tw/>

· 東海中文學報 ·

· 230 ·

A Study on The Dream in Ci Poetry in Huangzhou of Su Shi - by A Global Metaphorical Reading

Lin, Tseng- wen*

【Abstract】

Lakoff — Johnson theory reveals that metaphors are thinking mode of humanity. And 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or experience in terms of another. Though linguistic expression usually contains not just one single conceptual metaphor, but many—but those different conceptual metaphors may serve for the same target. So, Lakoff— Turner offer the principle “A Global Metaphorical Reading ” to show that lots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the literary works usually map onto the same target domain.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principle to explore the dream in Ci poetry in Huangzhou of Su Shi. With close reading of each poem, this paper discusses not only main conceptual metaphor in the poem but also the conformity of different conceptual metaphors.

Key words: A global metaphorical reading conceptual metaphor Su Shi the dream in Huangzhou

* Adjunct Instruct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Hsiup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__